

УДК 81'23:81:1
ББК Ш100.3+Ш100.6

ГСНТИ 14.35.07

Код ВАК 10.02.20; 13.00.02

Чжу Инли,

докторант, институт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Хуацяо в провинции Цзилинь;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стажер; 150080, Хэйлуцзян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общежитие «В», д. 2, 16203; e-mail: zhuyingli_0624@126.com.

О СВЯЗИ ЯЗЫКА, РЕЧИ И МЫШЛЕНИЯ. ВЗАИМОСВЯЗЬ ЯЗЫКА И МЫШЛЕНИЯ В КОНЦЕПЦИИ Ф. ДЕ СОССЮРА: К ПОСТАНОВКЕ ПРОБЛЕМ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язык; речь; мышление; лекс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экстра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АННОТАЦИЯ. Язык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систему знаков (символов), которой присущ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социальность),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сохраняющаяся из поколения в поколение. Речь – это конкрет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выраженное в вербальн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языковой нормой, она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ю, случайностью и изменчивостью. Речь предшествует языку,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ограниченное воплощение языка. Результат мышления выражается средствами языка, это процесс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ысли в речь. Восприятие речи – это процесс обработки речевого сигнала (возбудителя) и процесс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я мышления.

Zhuy Ingli,

Doctoral Student, Institute of Foreign Languages, Jilin Huaqiao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Trainee.

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 SPEECH AND THINKING. LANGUAGE AND THINKING IN F. DE SAUSSURE'S CONCEPTION

KEYWORDS: language; speech; thinking; lexical data; linguistic data; extralinguistic data.

ABSTRACT. Language is a system of signs (symbols), which is social, stable and is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Speech is a definite content, expressed in verbal commun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nguage standards; it is characterized by individuality, randomness and changeability. Speech precedes the language; it is a natural embodiment of the language. The result of thinking is expressed by the language means; it is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ought into speech. The perception of speech is a process of adaptation of the verbal signal (stimulus) and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stimulation.

1. 引言

“语言”和“言语”最先由现代语言学之父——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他认为区分“语言”与“言语”才能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语言。洪堡特发现语言中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矛盾，因此也尤为关注语言和言语区分的问题。“语言”是独特的符号系统，这是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观点。生成语法学派认为，语言是人类基因遗传的结果，是与生俱来的。功能语言派认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可见，语言得到了众多语言学派的研究与关注。语言和思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语言和思维同属社会现象，相生相伴。没有思维，人们的活动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语言是一个有组织结构规则、规律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运用它所形成的言语，可以传达人类对自然、社会的思维成果。不同的思维方式制约词语的选择、加工、调整，直接影响句式的选用，词语、句子的组合，直接影响语序的安排、表达手段的使用。也就是说，言语编码的过程，是一个在人们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思维方式框架下进行的思维活动过程。

2. 语言与言语的区分——
语言理论的出发点

人类的语言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稳定性，可通过口头或笔头的形式世代相传。它潜存于语言共同体所有成员的思维中，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个别成员，是约定俗成的社会性产物。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言”和“言语”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它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出发点。

2.1 语言与言语的区别

语言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符号系统，可代代相传。言语是散在的，它是说话者符合语言规则的表达总和，没有固定的符号系统。许国璋(1991: 108)“前者是指社会惯例的总汇，为社会群体所接受，而后者是个人运用自己的机能时的行为。”语言是抽象的，相对稳定，言语则是具体的，具有多变性。在语言的体系下可对言语进行显化，若对言语抽象，提炼就可以上升到语言的结构层面。索绪尔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社会事实，一种行为，受外部的制约。索绪尔(2009: 35)“如果我们能全部掌握储存在每个人脑子里的词语现象，也许会构成语言的社会纽带。这是通过语言实践存放在某一社会集团全体成员中的宝库。”俄罗斯语言学家В. С. Винogradov采用图标的方法对语言与言语进行了区分。

Таблица 1

Виды лексиче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Константная (языков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Окказиональная (речев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I. Экстра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знаменательная)	
1. Смысловая (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2. Эмоциональ-экспрессивная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ая) 3. Социолокальная (стилевая) 4.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5. Фоновая 6. Дифференциальная	1. Ассоциативно-образная 2. Словотворческая экспрессивно-эмоциональная 3. Аллюзивная 4.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5. Парав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II.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служебная)	
7.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8. Фонематическая (формальная)	

2.2 语言与言语的联系

索绪尔为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将语言和言语做了明确的区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毫无关系的，相反他同时强调二者之间的联系。牛卫英(2010) 索绪尔提出的“言语”的概念有助于解释“语言”社会晶化的生产过程，有助于解释说话人是如何从属于“语言”的成分中自由选择，创造句子的，也有助于解释“语言”是如何发生变化的。索绪尔(2009: 41) “语言和言语是相互依附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由此可知语言源于言语，是对交际情境下具体话语的抽象概括，经过长期固化形成一套符号系统，没有言语的使用就不会形成语言。同时语言形成的固化符号系统又制约言语在交际过程中的使用，若使用的言语不符合该系统的规范则会导致交际的失败。

2.3 对区分语言与言语的异议观

为明确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将语言和言语划分开来，但二者的分界点——句子到底属于语言还是言语？句子具有一定的结构模式，是组成语言这一交际工具的最大结构单位。同时句子可以完整地表达一个交际意义，是言语交际中最小的交际单位。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倾向于把句子归入言语，他认为句子是个人选择的产物，但有时也把“根据规则的格式构成的句子或词组”归入语言系统。他说：“作为集体习惯用法的语言系统和取决于个人自由选择的言语现象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分界线。”后来发展的认知语言学将此作为论据，从根本上否定了索绪尔语言的系统性质，他们认为不必区分语言和言语。语言与言语同是具体的、实际的，而非抽象的和形式的。他们认为符号体系在使用中形成。任何符号，即使很抽象，都是从具体情景下具体话语的使用中获得的，经常使用便可以固化和常规化，它就是语言知识的一部分。这就等于把语言看成是个完全开放的系统，不断发生变化，不具有稳定性。

3. 语言、思维关系论

语言是人类社会团体的交流工具，也是人类的思维工具，二者紧密结合构成人脑的机能。从幼儿到成人，每个人的语言和思维都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语言和思维互相伴随，紧密相联，形成一种难分难解的状态。但是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究竟如何，却一直一直是争议较多的问题。

3.1 语言、思维同源说

语言就是思维。戴昭铭(1996: 116) 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J.B.Watson)认为，思维

是无声的语言，思想只是自己对自己说话。他认为：“大声言语所习得的肌肉习惯，也负责进行潜在的或内部言语（即思想）。”后来的新行为主义者斯金纳(B.F.Skinner)也持类似看法。他说：“思想，仅仅是一种行为，语词的或非语词的，隐蔽的或公开的。”他们把语言和思维都看作是一连串的刺激和反应，认为思维并不是脑的机能，而是全身肌肉，特别是喉头肌肉的内隐的活动。

3.2 语言、思维异源说

一种观点认为思维决定语言。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提出过思维范畴决定语言范畴。他说：“语言是思维范畴诸经验的表现。”17世纪唯理主义语言学家也认为，人作为有理性、有思想的动物创造出语言来就是为了表达思想。现代西方不少心理学家仍坚持这一理论。著名的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认为，语言由逻辑构成的，无论从语言和思维的种系发生的起源史看，还是从语言和思维在儿童个体身上的发生形成过程看，逻辑演演都要早于语言或言语的发生；逻辑思维不仅早于语言，而且比语言更为深刻，因此思维对语言有决定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决定思维。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如萨丕尔、沃尔夫等持此观点。苏联的心理学家也持此看法，他们认为，在种系发展中，劳动及其所产生的语言是思维和意识产生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各种活动（包括动作）和语言是个体思维产生的基础。同时，苏联心理学家也认为思维对语言的发展也起着反作用。

此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如德国自然主义学派语言学家施莱赫尔说：“思维与语言之同一正如内容之于形式。”索绪尔认为，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是一张纸的正面和反面，语言和思维就是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我国不少语言学家也持这样的看法。

3.3 语言与思维的辩证关系

语言和思维属于不同的范畴。在思维过程的进行中，语言是它所凭借的材料。就是说，思维是凭借语言的材料（词的声音、意义、句子及其组织结构）得以进行的。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思维和语言是同一个东西，说自然语言（有声语言）就是说出来的思想（而且思想并不等于思维），内部语言是不出声的思想。因此行为主义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把语言和思维看成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思维既然是一个过程，它就不是内容，而是活动，思想作为这一活动的成果，才是内容；语言本身

又不仅仅是形式，而是形式和内容（意义）的统一体。因此，把语言说成是思维或思想的“物质外壳”、“语言是思维的工具”等说法也是不确切的，因为语言不仅有可感知的物质材料（声音），而且也包括可体会的精神内容。语言在充当思维的工具或手段时，物质材料和精神内容是共同参与进去的。语言与思维并不是支配与被支配、操纵与被操纵、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思维由语言来展现，语言由思维来构成，二者谁也离不开谁。既然语言和思维属于不同范畴，所以也并不存在“语言思维统一体”。即便是内部语言，也并不就是思维，不就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它只是思维活动借以进行的、不能被外人感知的语言材料而已。

语言和思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思维无论就其过程而言，还是就其结果形式（思想）的表述而言，都离不开语言材料。即便是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也必须有词语的参与，只不过是比起逻辑思维来这种参与有时不易被正在思考的本人察觉而已（但文学创作时的形象思维同语言的关系比其它艺术创作的形象思维更为密切）。而无论何种类型的思维，当要把其形成的思想加以表述时，更非借助语言而不能为人所理解。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不能空无依傍，思想依傍语言。思想是脑子里在说话——

说那不出声的话，如果说出来，就是语言，如果写出来，就是文字，朦胧的思想是零零碎碎不成片段的语言，清明的思想是条条有理组织完密的语言。

4 思维、言语制约论

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能，是人的大脑反映客观世界的过程。人的认识有两个阶段，即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思维是人的认识过程的理性阶段，即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来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及规律的认识过程。人类的思维靠语言表达，

言语内容可以直接反映人们思维活动的思维结果，有什么样的思维活动，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结果。不同的思维活动，就会有不同的思维结果，由此看来二者之间关系密切。

4.1 言语差异是个体思维能力的外显

影响运用语言进行交往的因素固然很多，例如，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等。个体思维能力的强弱，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语言的运用。言语艺术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思维能力的高低。思维能力高的人，言语艺术水平就高，相应地言语交际效果也好；思维能力低的人，言语水平也低，自然言语交际效果也差。但规律中有例外，个别说话人尽管思维能力强，但言语表达能力也很差，如“茶壶里煮饺子——

肚里有，嘴上倒不出来”，但这种却可以通过相应的训练，发生改变。

4.2 言语交际受共同思维模式制约

人际之间的沟通，有语言的，有非语言的。语言沟通是靠言语在表达者和接受者之间进行的，表达者有了思想、感情，需要传递、交流时，就通过思维活动进行语言编码，把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经过加工、处理，外化为言语形式，成为符合人们表达习惯的话语；接受者根据言语形式对大脑的刺激，再经过思维活

动进行成，整理、取舍、分析、整合，转化或者还原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最后达到交流的目的。当然，这种转化或者还原，是离不开相互共同了解的社会、文化、心理等背景信息的，因为离开它，就不会有共同认可的思维材料；没有共同认可的思维材料，就容易使思维活动发生差异，出现不同的思维结果，导致言语交际的失败。两种语言的转换即是如此。原语文本转换为译语文本并非求语言符号之间的对应，思维、文化的差异可能直接导致交际的失败。

4.3 言语运用受交际语境制约

只要使用语言，就要有具体的交际对象、交际目的以及交际的特定时间、地点和条件等等，这就要和一定的语境联系起来，表达、理解、接受都是如此。所产生的言语，所表达的意义，有些与语言有关，属于语言范畴；有些不属于语言范畴，是超语言范畴的东西。人们在交际过程中，面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即使表达同一个意义，也不一定要运用同一句话，可以“一句话百样说”。因为不同的说法，会产生不同的交际效果。

不管是说，还是写，言语都是信息的载体，在信息输出时，需要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没有思维这个“加工厂”，就会在信息传递的言语链上出问题。反之，不管是听，还是读，没有思维这个“加工厂”，同样，话语听不进，“文章”读不懂，在信息输入时，同样也会出问题。可见，所有的使用语言就行交际的场景，思维活动是运行过程中的中心环节。

口头表达，有时是先想后说，有时是边想边说。想，就是通过

思维活动组织内部言语。只有想得好，内部言语才能组织得快，组织得完整，言语才能畅通、有条理、清晰组织内部言语的过程属于思维活动的过程，思维敏捷，就可以快速地组织表达内容，并使朦胧的思想快速明确化；思维灵活，就能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思维概括能力强，就可以从纷繁的材料中提取出有层次、有中心、有条理的内容来，同时把它们外化为理想的言语形式。

5. 结语

在语言学研究的长河中，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与“言语”做出区分，将“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为当时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也同时也忽略了“言语”的重要作用。随着科学的发展，孤立得研究语言势必会阻碍学科的进步。

语言是思维的载体。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语言。内部语言是思维尤其是抽象思维的工具；通过语言，人与人之间才能更好地交流思想，增进了解。思维是一个人的智力核心，语言运用同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言语一旦脱离了思维，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物质形式外壳。在交际过程中运用语言，不仅涉及到语言因素，涉及到非语言因素，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心理的因素等，都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由此看来，研究运用语言这个工具的人的思维活动，研究人的思维活动对工具使用时的支配作用，比起研究语言这个工具的规则和规律来，更有必要。

Л И Т Е Р А Т У Р А

1. Арутюнова Н. Д. Язык //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М., 1997.
2.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С.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вопросы перевод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розы. М., 1978.
3. Реформатский А. А. Введение в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 М., 1967.
4. 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5. 高霄,王慧青.浅谈维果茨基的语言思维观[J].中国政治青年学院学报,2010(6).
6. 李峰.逻辑与语言表达[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8.
7. 李洪儒.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本体论预设
8. 刘岗,袁俏玲.简论语言思维模式的涵化[J].外语学刊,2015(5).
9. 刘世生,曹金梅.思维风格与语言认知[J].清华大学学报,2006(2).
10. 刘燕.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述评[J].外国语文,2012(2)
11. 牛卫英.也谈索绪尔“语言”和“言语”的关系[J].社会科学战线,2010(7).
12. 司显柱.论英汉民族思维模式、语言结构及其翻译[J].外语学刊,1999(2).
1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4. 王颖冲.语言与思维关系再认识——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解读[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4)
15.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16. 赵德远.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哲学思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
17. 赵蓉晖.索绪尔研究在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8. 张金生,宋成方.一词多义现象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9).

R E F E R E N C E S

1. Arutyunova N. D. Yazyk // Entsiklopediya. Russkiy yazyk. M., 1997.
2. Vinogradov V. S. Leksicheskie voprosy perevoda khudozhestvennoy prozy. M., 1978.
3. Reformatskiy A. A. Vvedenie v yazykovedenie. M., 1967.
4. 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5. 高霄,王慧青.浅谈维果茨基的语言思维观[J].中国政治青年学院学报,2010(6).
6. 李峰.逻辑与语言表达[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8.
7. 李洪儒.索绪尔语言学的语言本体论预设
8. 刘岗,袁俏玲.简论语言思维模式的涵化[J].外语学刊,2015(5).
9. 刘世生,曹金梅.思维风格与语言认知[J].清华大学学报,2006(2).
10. 刘燕.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述评[J].外国语文,2012(2)
11. 牛卫英.也谈索绪尔“语言”和“言语”的关系[J].社会科学战线,2010(7).
12. 司显柱.论英汉民族思维模式、语言结构及其翻译[J].外语学刊,1999(2).
13.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4. 王颖冲.语言与思维关系再认识——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解读[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4)
15. 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16. 赵德远.关于语言与思维的哲学思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1).
17. 赵蓉晖.索绪尔研究在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8. 张金生,宋成方.一词多义现象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9).

Статью рекомендует д-р филол. наук, проф. Н. Б. Руженцева.